



訪短

夏志清先生

周玉山

時間：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廿五日

地點：臺北市中泰賓館八三三室

夏志清先生於十月間應「聯合報」之邀返國，停留了一個星期左右，那個星期的忙碌是可以想見的。二十四日晚間，「書評書目」的主編陳恆嘉先生來電，通知我在次日共訪夏先生於其所寓的「中泰賓館」。以事出突然，夏先生的著作我都因置於辦公室而臨時無法查閱，只好就記憶所及，匆匆草擬了五個問題，準備向夏先生請教。

五個問題都跟書評或書目有關，不過頗嫌粗淺：

二十五日上午九點半，我們來到了中泰賓館。陳主編在前數月遇到一場大車禍，癒後仍須扶杖而行，

備極艱辛。我們搭上八樓的電梯，再穿過寂寞紅毯的走道，八三三室門啓處是夏先生親切的招呼。他已在

1、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章的註釋裏，提到鄭學稼先生的「魯迅正傳」，表示鄭先生對魯迅的批評過於苛刻。「魯迅正傳」現已增訂了五倍篇幅，內容也較初版為公正客觀，未審夏先生注意及否？

2、「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終於出版了，這是讀書界的一大喜事。據我所知，臺灣版和香港版的中譯本在內容上不盡相同，而以後者更為完整，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臺灣版却少了不必也不該省略的書目和索引等，能否於再版時補上？

3、夏先生在另一部新書「新文學的傳統」的首篇中，對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匆匆」評為「拙劣」。其原因能否進一步說明？

4、夏先生的故兄濟安先生曾寫過一部論中共文藝的書，名為「黑暗之門」(The Gate of Darkness)，不知何處可以覓到？

5、夏先生下一本研究中國新文學的專書，據說是「抗戰期間的小說史」，大概何時可以完成？

接待一位不速的來訪者，我們只有在旁等候。

陳主編悄聲對我說，夏先生長得長像胡適先生。

我生也晚，胡先生倒下時我還是個小學生，不過仍清楚記得中央日報在第二天以頭條新聞刊出了胡先生辭世的消息。胡先生在中國新文化史上的地位，現在連共產黨都無法將之全部抹殺。我想日後在中國新文學批評史上，夏先生的地位也是非常穩固的。我讀夏先生的文章，除了深感他的學識淵博外，更欽佩他把理論文字寫得這樣深入淺出。

夏先生預排了半個小時給我們，那位不速之客却佔去了其中寶貴的二十分鐘！剩下的十來分鐘只好長話短說，我也當場學習到夏先生的快速言談了。

陳主編首先送上近幾期的「書評書目」，並說明這次短訪將會在十二月號的雜誌上刊出。夏先生當即表示同意，並立刻翻閱各期的目錄，希望能找到黃維樑先生談及他的一篇文章。夏先生一直也是「書評書目」的作者和來信者，陳主編請他在百忙中繼續賜稿。我送給夏先生一篇自己碩士論文的結論影本：「由左聯人物的結局論左聯起沒在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的意義」，並面致對夏先生的謝意，因為他的幾部書提供

了許多有益的觀點和資料，使得我的論文能够順利完成。

夏先生答覆第一個問題時表示，他只讀過鄭學稼先生多年前的「魯迅正傳」，薄薄的一百多頁。「魯迅正傳」現已由「中國時報」增訂出版，內容豐富多了。鄭先生認為魯迅只是一位文學家，而非思想家和革命家，這與夏先生的看法相近。夏先生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談到魯迅時，明白指出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不能算是一代導師。

夏先生在答覆第二個問題時表示，臺灣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確有省略，不過不太多。至於書目和索引，他已請求「傳記文學社」於再版時附上。我們在此也希望「傳記文學社」能够加印這些書目等，以備初版的讀者函索參閱。

夏先生在「現代中國文學史四種合評」一文中，指出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匆匆」，在文字上的造詣較低，因此他批評司馬長風先生對朱先生的推崇是「看走了眼」。夏先生此文初發表於「現代文學」復刊第一期，當時即引起司馬先生的為文反駁。夏先生現在表示，他還是不喜歡「匆匆」一類的「新文藝腔」：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所以他說今天有眼光的副刊編輯，假如收到「匆匆」這樣的文稿，應該不會再披露的吧？

這些話可能會遭致「霸氣」之評。司馬長風先生說「匆匆」的頭幾句「樸實無華，含有淡淡的詩味，在當時曾成爲青年男女的口頭禪」，這也並未渲染過度。可是就大多數的中國新文學作家而言，他們的歷史地位高過了文學上的實際成就，確也是不爭的事實。朱先生病逝於大陸淪陷以前，他原與共產黨毫無瓜葛，但是後者利用他的盛名而力捧多年，前一陣子更安排朱夫人與聞一多夫人同時露面，強調兩位先生當年都是「民主鬥士」，而對他們的文學生活却吝而不談，這樣的存心自屬不善。我告訴夏先生，最近露面的還有郁達夫的前妻王映霞等人，夏先生覺得很新鮮。

夏先生最高興與別人談到濟安先生。他告訴我們，濟安先生當年赴美，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中蘇研究中心研究中共文藝，寫成「黑暗之門」一書，即由華

大出版。該書前幾年曾在香港的「中華月報」上刊出中譯，不過還有若干章未完。夏先生過於忙碌，目前無暇計此，心中也時覺遺憾，於是他建議在場的聯副編輯丘彥明小姐，將此書在聯副上譯載完畢並出版單行本。果能如此，我想國內中共文藝研究的水準又會提高許多。

最後一個問題是夏先生的下一本書：「抗戰期間的小說史」。夏先生表示工作還在進行中，完成之日未定。我告訴夏先生，現住新店中央新村的劉心皇先生對此頗有研究，曾在外間罕見的「反攻」雜誌上連載過抗戰時期的作家等文。住在政大教授宿舍的孟十還先生，在抗戰前夕也擔任過文藝雜誌的主編，結識許多小說家。夏先生聽後，也感到很有興趣。

我們的短訪尚未告終，下一位來訪者業已翩至，她是夏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現服務於故宮博物院。我們頓成爲「前浪」，只好自行移到門口，向夏先生握別，結束了珍貴的十分鐘訪談。一路上回味之餘，我們都希望夏先生能在明年撥出更長的時間，同國鼓舞更多的文學心靈。